

二人台万人唱，蒙汉艺术之花在内蒙古草原绽放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殷耀、朱文哲)“正月里来什么花花开又开，正月里来迎春花花开又开……”在文化大院听着二人台传统戏《五月散花》，村民张吉鼠高兴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今年86岁的张吉鼠和其他村民一样，每天都会来到建新村文化大院听一段传统戏、唱两曲二人台。在文化大院听二人台，已经成为建新村村民每天的“打卡”项。

建新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像这样热闹的文化大院，土默特右旗一共有201个。“作为二人台艺术的重要传承地，我们旗能唱能演二人台的人特别多，‘小到刚会走、大到九十九’，每个人都能唱上几句二人台。”土默特右旗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杜磊说。

二人台在过去被叫作“打玩艺儿”，是广泛流传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陕西和河北等地的传统戏曲剧种，因其剧目大多采用一丑一旦的二人演唱形式，所以被称为二人台。作为具有丰富故事情节的地方戏曲，载歌载舞的二人台深受当地百姓喜爱。

“二人台起源于清代，它是山西民歌、陕西民歌等民歌形式与蒙古族民歌长期融合的产物，这也构成了它最早的演唱与表演形式。”内蒙古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演员武利平介绍，早期二人台演唱是蒙汉语兼用、蒙汉民歌皆唱，有时蒙歌汉唱，有时汉歌蒙唱，老百姓把这种蒙汉交融的演唱方式称为“风搅雪”。“随着时代的发展，二人台又融入了秦腔、山西梆子、河北梆子等戏曲特点，逐渐发展成为如今二人台以戏曲为主的表演形式。”武利平说。

赵长发是土默特右旗双河镇双口村出了名的二人台爱好者，2009年他在自家院中办起文化大院。平日里他把党和国家的各类方针政策写入唱词，与村中的村民共同排演二人台。“最近这些年我编排了30多个二人台节目，每年都会在前后的春节晚会上表演，我还参加了很多二人台的擂台赛。”赵长发说，把时代新意写入二人台，也是这门老曲艺的“时代新说”。

近年来，土默特右旗不断加强二人台的传承与发展，通过建设乡村文化大院、职教培训和乌兰牧骑展演等方式，二人台在土默特右旗得到广泛推广，全旗专业与半专业二人台演员已近三千人，土默特右旗也于2018年被文化和旅游部授予“中国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董倩倩最近特别忙，作为土默特右旗乌兰牧骑二台艺术团副团长，她和同事们忙着在暑假到来之前为旗里中小学校的孩子们送去精彩的传统戏曲“大餐”。“乌兰牧骑‘戏曲进校园’活动把二人台艺术带进校园，让学生能够近距离感受传统艺术的文化魅力，这对二人台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看到孩子们在舞台上认真地看着二人台节目，董倩倩欣慰地说道。土默特右旗阿勒坦小学副校长刘慧也表示，学校通过舞蹈、绘画等形式增进学生对二人台等传统艺术的认识与了解，让孩子们能更好地传承与发扬传统艺术。

“二人台是蒙汉文化长期融合的产物，是蒙汉人民的共同艺术结晶，是内蒙古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相互碰撞的火花。”在武利平看来，二人台是不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果实，虽然它起源于晋陕蒙地区，但它的发展与繁荣在内蒙古草原。“随着二人台艺术传承与发展的深入推进，这朵绽放在内蒙古草原的蒙汉艺术之花也必将再次绽放。”武利平说。

泥匠老王：用泥塑还原生活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29日电(记者殷耀、朱文哲、达日罕)一家人围坐在炕头擀面皮、包饺子，男孩手里拿着连环画，红色的翻花绳在女孩手中变换不同的形态……这充满年味的一幕，是泥塑匠人王虎生捏出来的。

王虎生年过五十，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塑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日前，王虎生向记者说起与泥塑结缘的故事。1991年，在北京旅游的王虎生无意间看到了泥塑，神态逼真的小泥人让他爱不释手，连着3天，他只去看各种泥塑。“当时我就觉得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儿。”王虎生说，“2007年，我下决心干这一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40岁了。”

他放弃日渐火热的装修生意，潜心于泥塑世界。天天捏，日日练，他用两年时间去捏泥人的不同表情，喜怒哀乐全部都尝试，几千个小人儿见证了他的执着。

“京津的泥塑作品是好，但我不能‘照葫芦画瓢’，我要捏出属于自己的东西。”王虎生说。

“有一天，我捏泥人时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奶奶，想到奶奶每天坐在炕上纳鞋底，爷爷穿着棉袄在一旁抽旱烟的情景，我就试着把这脑海中的一幕捏出来。”王虎生说。

这个情景重现的作品获得广泛共鸣，王虎生找到了创作方向；展现过去农家生活情境，成为王虎生的创作主线。由于过于投入，王虎生常常会梦到自己走入了作品场景中，“演员演戏要入戏，做泥塑也一样，我也得走入其中。”

生动传神的细节，是王虎生泥塑作品的最大特色。比如，他创作的一个教室情景的作品，学生们有的在认真听讲，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因调皮而在讲台旁罚站……“这就是我上学时候的样子。”王虎生说。

拿本地红胶泥当原料，用石膏板搭“房子”，用硬纸卷出“烟囱”，将烟灰变成灶台的“炭灰”……在王虎生的泥塑作品中，生活中的一切物品都会成为他的创作材料。他表示，用身边的东西还原过去的生活是一种快乐。

“我要继续用这些红胶泥，提出我们曾经的生活，让这项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王虎生说。

■听非遗讲故事

“小时候父亲和母亲在家中小院锻打制作保安腰刀的记忆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马尕主麻回忆称，每当冬季，父亲总会做一件棉衣在大火边锻打腰刀，母亲会在一旁帮忙，等父亲累了，就搭把手上去替一下。

家住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镇的马尕主麻，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安族腰刀锻制技艺的传承人，41岁的他已经从事保安腰刀制作超过20年。“‘鸳鸯刀’是情侣之间的定情信物，‘子母刀’是父母送给子女的成人礼物，‘波日季’相传可以除妖斩魔，‘什样锦’寓意长寿康宁……”

保安族是甘肃特有的少数民族，腰刀作为保安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发明创造的一项

手工艺品，其锻制技艺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安腰刀花色品种多样，虽以什样锦、波日季等单刀为主，但也有像鸳鸯刀、子母刀等类型的双刀。”马尕主麻表示，不同于传统刀具，一把保安腰刀的制作则需要40多道工序，多则要经历80多道工序。

家庭作坊式的加工制作是最常见的打刀模式。如今，保安人在延续这种方式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将家庭作坊打造成了专业的工作室。马尕主麻也在自家院内成立了保安腰刀工作室，在这里珍藏着一把他和父亲共同制作完成的黄河流水纹折花刀，这是他的“心尖宝贝”。“这把黄河流水纹的折花刀我们无刀坯就打了一个礼拜，烧了500多斤煤。”

折花刀是保安腰刀技艺的典型代表，因

刀体刚柔相济、刀面纹理奇特、刀刃坚硬锋利备受“刀客”(打刀的人)青睐。“折花刀的刀身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在加钢工序中前后一共要加入40多片钢片合并锻打，再将刀坯置入火中加热，等刀坯软化制成麻花状后，反复锻打才能制作完成。”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如今锻打、淬火、抛光等过程都可由机器完成，以前需要数月甚至一年制作一把保安腰刀，现在只需要几天时间。但对于马尕主麻来说，从前跟着父亲手工打刀的经历弥足珍贵，“这把黄河流水纹折花刀不仅是我儿时入行的记忆，更是时代发展的见证。”

从维持生计到传承技艺，马尕主麻认为，保安腰刀的发展见证了保安族群众生活的巨大改变。如今，抡锤打刀不再是保安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但保安腰刀产业仍在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近几年来，作为国家级传承人的马尕主麻已经招收50多名学徒，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开办扶贫车间，帮助贫困劳动力学会一技之长，实现稳定脱贫。“未来我们要着力打造特色非遗经济，彰显新时代工匠艺术家的使命与担当，让保安腰刀惠及千家万户，将这门技艺传承下去。”

千锤百炼的保安腰刀，体现着保安族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奔向小康的信心和决心。虽然是钢与铁的结合，但马尕主麻认为，只要用心、用情，冰冷的刀面依旧能泛起层层涟漪、朵朵浪花。“千锤百炼也能锻打一把柔情似水的保安腰刀，保安腰刀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去挖掘、了解。”马尕主麻说。

(记者马莎)新华社兰州7月29日电

梁思成林徽因以敦煌壁画“导航寻宝”

■听文物讲故事

寻找到唐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是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的重要发现之一。为他们“导航寻宝”的，竟是一千多年前的敦煌壁画。

上世纪30年代，有一种说法是，要看唐代木结构建筑只能去日本。梁思成、林徽因始终坚信中国有唐代建筑。1937年，他们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前往山西，历经艰险，终于在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唐代的建筑、唐代的绘画、唐代的雕塑……唐代盛景尽在眼前。

敦煌研究院讲解员边磊介绍，梁思成夫妇长期关注敦煌艺术。他们“按图索骥”的重要资料，是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壁画《五台山图》。

“第61窟是五代十国时期的洞窟，《五台山图》是敦煌壁画中最大的一幅，面积接近46平方米，约有半个羽毛球场大。”边磊说。这幅壁画中既有腾云驾雾的佛、菩萨，也有市井生活、



人间百态，建筑多达200多个，人物有500多位，可谓“一壁看尽众生相”。

壁画中间部分，描绘了从河北正定到山西五台山方圆五百里的山川风貌。壁画中文字榜

题多达195处，除了“大佛光之寺”外，还有“大王子之寺”“大法华之寺”等。“这些寺院都以‘大’字开头，符合古代文献《广清凉传》记载的“五台山有‘十大寺院’”的说法，这表明敦煌壁画有‘以图证史’的历史价值。”边磊说。

《五台山图》也是中国古代青绿山水画的佳作。壁画中，峰峦起伏，河流蜿蜒，一派清新秀美的景色。“敦煌地处戈壁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看到青山绿水，令人心旷神怡。”边磊说。

如今，莫高窟第61窟已完成数字化采集加工。只要打开“数字敦煌”网站，这幅13多米长、3米多高的壁画纤毫毕现，比在洞窟中观赏更加清晰。

莫高窟保存着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的4万余平方米壁画，有“沙漠中的美术馆”之称。

(记者张玉洁)新华社兰州电

图片：这是敦煌壁画《五台山图》中的“大佛光之寺”(资料照片)。新华社发(敦煌研究院供图)

国宝云纹铜禁：“美酒虽好，切勿贪杯”

■听国宝讲故事

撸串喝酒，是不少市民一天中最为放松的时刻。假如穿越2000多年，当时聚众饮酒却是要被处以刑罚的。

“那时的周朝人把盛放酒具的案台取名为‘禁’，以警示自己。他们认为嗜酒无度是夏商亡国的重要原因，还颁布了禁酒令：民众不可聚众饮酒，王公诸侯在祭祀时才能饮酒。”河南博物院研究员向祎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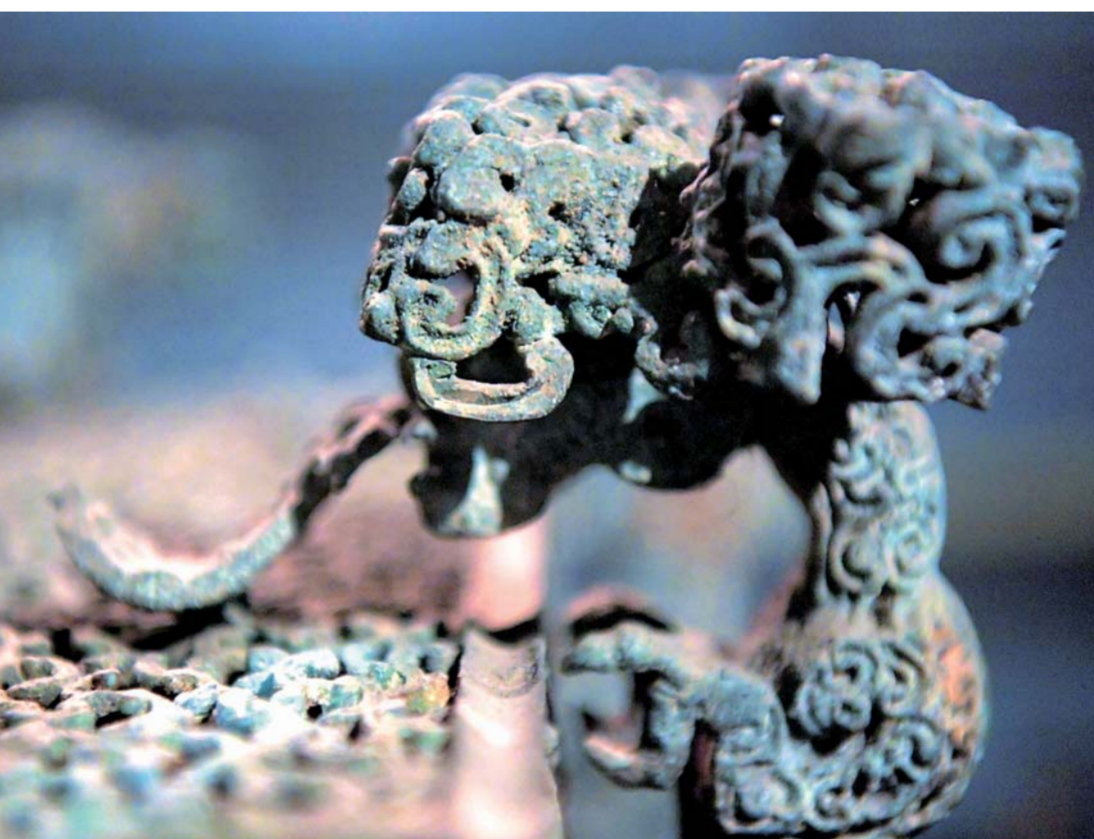
在河南博物院的展厅里，国宝云纹铜禁总是能吸引观众驻足观赏。它见证了中国第一个禁酒时代，是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中国首批64件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

十二条龙形附兽昂首鼓腹翘尾，头顶的冠饰与两旁的角饰均为浮雕透孔云纹，如在云端。兽首面向案台张嘴吐舌，舌头翻卷至台面之上，似乎在盯着案台上的美酒，垂涎欲滴。

灯光下的云纹铜禁造型瑰丽，很少有人知道，其出土时是怎样一堆碎块。

“在修复室打开麻袋一看，倒吸了一口凉气。就是个光板铜案，一个边儿还塌了一多半，附兽、座兽全部脱落，无数云纹也剥落缺失了，面目全非。”河南博物院修复师王琛说。

1981年，王琛21岁，参加工作3年。他



的父亲王长青，我国青铜古器物修复界的大师之一，被返聘回河南博物院主持云纹铜禁等一批青铜重器的修复工作。

出自河南浙川下寺楚墓的云纹铜禁，距今至少2500年，一堆青铜碎块，整形、加固、

补配、整花、大焊、铸接、粘接、着色、作锈……王琛跟随父亲的团队，历时3年多，用了多达20种工艺，最终使云纹铜禁重放异彩。

据修复者观察、分析与研究，云纹铜禁以

失蜡工艺铸造，在器表之内，用四层粗细不同的铜棍加圈支撑，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失蜡工艺铸件，将中国失蜡法铸造工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100年。

时至今日，我国共出土禁类器物不足十件。史书记载，中国最晚在夏朝已掌握了人工酿酒的技术。周初初年，农业尚不发达，酿酒的原料谷物产量不高，老百姓一般消费不起美酒。

“酒在当时可是奢侈品。”向祎说，禁酒令主要是针对大夫、士人等统治阶层颁布的，并不是单纯地完全禁止饮酒。所谓“酒以成礼”，诸如祭祀、侍宴等礼仪活动中都是必须备酒的，饮酒至醉并非大错，但因醉失礼就是大不敬了。

通过冰箱贴、首饰、文件夹等文创产品，云纹铜禁的禁酒故事仍在流传。

“我们设计的这款冰箱贴，一只小胖猫横躺在酒案之上，爪儿仍握一瓶酒，憨态可掬的神情仿佛在提醒人们‘美酒虽好，切勿贪杯’。”河南博物院文创办主任宋华说。

(记者桂娟、李文哲)新华社郑州电

图片：这是河南博物院展厅里云纹铜禁上的龙形附兽(2019年11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新疆考古发现还原大唐士兵戍边生活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29日电(记者张晓龙)1200多年前，唐朝士兵如何在“大漠孤烟直”的边塞戍守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发掘与初步研究，正在解开这一谜团。

这一烽燧遗址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中。去年9月到今年6月期间，考古学者在此展开考古发掘。

“出土遗物和碳十四测年表明，烽燧遗址修筑于唐代，是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为防止吐蕃入侵而修筑的军事设施。当年，应该是

一处基层军事机构‘游弈所’的驻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工作队领队胡兴军说。

学者对出土纸文书、木牍初步释读后发现，孔雀河沿线烽燧遍布着各级军事设施，驻守在烽燧的士兵需按“值班表”定时外出巡逻，观察“楼兰路”上来往商旅情况，并搜集军事情报，还要在烽燧站岗放哨。

“遗址出土了保存完整、字迹清晰的木牍，上面记载着烽燧与游弈所间‘计会交牌’与平安火制度，士兵们很可能就是按照这些

规章制度履行职责的。”胡兴军说。

烽燧遗址邻近罗布泊一带，自然环境恶劣。胡兴军说，烽燧西侧发现的三间半地穴式房屋很可能是士兵唯一的避风场所。

烽燧附近还发掘出大量马鹿、野猪、天鹅以及多种鱼类的骨头。“从中原运来的粮食不一定充足，因此士兵需要猎取野味进行补给。”胡兴军推测。

“沙洲、河州、雍州、岐州、幽州……”透过埋藏在干燥沙土中早已揉成团状的账单、私人信札、书籍册页等纸文书，考古学者发现士兵的家

大都相距遥远。“兵源主要来自今天的华北、西北地区，按照当时的行军速度计算，他们从家乡赶到驻地，就要耗时数月。”胡兴军说。

烽燧遗址出土的纸文书还包括《孝经》《韩非赋》《游仙窟》等。胡兴军认为，戍边官兵把一些典籍、文学及文化观念带到了西域，客观上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

他表示，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唐代边塞生活和军事管理制度，也实证了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